

# 敦煌本《灵宝经目》与古灵宝经出世论考 (上篇)

## ——兼对古灵宝经出世时间下限的考定

王承文

(中山大学 历史系, 广东 广州 510275)

**摘要:**敦煌本《灵宝经目》究竟是陆修静编撰于元嘉十四年的经目, 还是属于其《三洞经书目录》中洞玄部灵宝经的目录, 国际学术界一直都有很大的分歧和争议。我们通过对敦煌本《灵宝经目》形成过程及其内在结构的考察, 认为这部经目与古灵宝经最核心的教义思想具有高度的连贯性。现存《灵宝经目序》和敦煌本《灵宝经目》则属于两种具有内在关联而且相互高度倚存的文本。因此, 陆修静《灵宝经目序》所说的《灵宝经目》, 其实就是指现存敦煌本《灵宝经目》。而敦煌本《灵宝经目》亦证明, 在公元437年陆修静整理古灵宝经之前, 所有古灵宝经均已出世。至于陆修静本人及其“身边的道士们”则均属于古灵宝经的尊奉者, 并未参与过古灵宝经的创作。

**关键词:**敦煌 古灵宝经 灵宝经目 出世

**中图分类号:** K870.6; B958 **文献标志码:** A **文章编号:** 1001-6252 (2016) 02-0001-21

陆修静(406-477)是最早整理“古灵宝经”的道教宗师, 他于刘宋元嘉十四年(437)编撰的《灵宝经目序》和《灵宝经目》, 是我们研究古灵宝经出世最重要的历史资料。其《灵宝经目序》仍保存在北宋张君房编纂的《云笈七签》中, 而其《灵宝经目》则长期失传。1974年, 大渊忍尔通过对敦煌文书P.2861号和P.2256号宋文明《灵宝经义疏》的拼合和研究, 恢复了长久佚失的《灵宝经目》。<sup>①</sup>然而, 陆修静一生编纂过两个重要经目, 除了《灵宝经目》之外, 他还在泰始七年(471)奉宋明帝敕命编

收稿日期: 2016-03-10

基金项目: 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重点项目“古灵宝经与中古道教经教体系研究”(2013JHQ006)

作者简介: 王承文(1962-), 男, 湖南澧县人。教授, 博士生导师, 主要从事隋唐史、道教经典和道教史研究。

① Ōfuchi Ninji, “On Ku Ling-pao Ching”, *Acta Asiatica* 27 (1974). 译文见刘波译, 王承文校《论古灵宝经》, 载陈鼓应主编《道家文化研究》第13辑“敦煌道教文献专辑”, 北京: 三联书店, 1998年, 第485-506页。

成了《三洞经书目录》。长期以来,对于敦煌本《灵宝经目》究竟是元嘉十四年的经目,还是属于《三洞经书目录》中洞玄部灵宝经的目录,国际学术界一直都有很大的分歧和争议。<sup>①</sup>而敦煌本《灵宝经目》的成立时间,首先直接关系到古灵宝经创作在时间上的下限,即古灵宝经的出世究竟是在东晋末年至刘宋初年,还是主要集中在刘宋中后期;其次则关系到陆修静本人或者“其身边的道士们”究竟是否直接参与了古灵宝经的创作。而对以上问题的不同回答,将使中古道教一系列重要问题的研究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。我们通过对敦煌本《灵宝经目》形成过程及其内在结构的考察,认为这部经目与古灵宝经最核心的教义思想具有高度的连贯性。现存《灵宝经目序》和敦煌本《灵宝经目》,则属于两种具有内在关联而且相互高度倚存的文本。因此,陆修静《灵宝经目序》所说的《灵宝经目》,其实就是指现存敦煌本《灵宝经目》。而敦煌本《灵宝经目》亦证明,在公元437年陆修静整理古灵宝经之前,所有古灵宝经均已出世。至于陆修静本人及其“身边的道士们”则均属于古灵宝经的尊奉者,并未参与过古灵宝经的创作。

## 一、《元始旧经紫微金格目》的性质和来源

### (一)《元始旧经紫微金格目》与《元始五老赤书玉书真文天书经》的关系

在敦煌本《灵宝经目》中,陆修静除了著录19部“元始旧经”和11部“新经”经名之外,还有两段极为重要的分段式的概括。首先是对《元始旧经紫微金格目》所著录的“十部妙经三十六卷”即“元始旧经”的概括。其文称:

右《元始旧经紫微金格目》三十六卷,二十一卷已出。今分成二十三卷,十五卷未出。十部妙经三十六卷,皆克金为字,书于玉简之上,题其篇目于紫微宫南轩,太玄都玉京山亦具记其文。诸天大圣众依格斋日月,上诣玉京,烧香绕行诵经,礼《天文》也。

学术界以往的研究,一般都只关注以上陆修静对“元始旧经”之“已出”或“未出”以及分卷状况的记载。然而,陆修静在此实际上还对“元始旧经”的性质和神圣来源作了极其重要的说明,同时也贯穿了古灵宝经最核心的经教思想。

值得指出的是,陆修静以上说明其实在极大程度上直接依据了两部“元始旧经”。

<sup>①</sup> 关于国际道教学界对这一问题争议的由来及其相关影响,参见王承文《敦煌古灵宝经与晋唐道教》,北京:中华书局,2002年,第13-18页。国内外学术界一般认为敦煌本《灵宝经目》就是公元437年的经目。而小林正美最早提出敦煌本《灵宝经目》作成于公元471年(见小林正美著,李庆译《六朝道教史研究》,成都:四川人民出版社,2000年,第129-175页)。近年来,与此观点相同并且比较具有代表性的论著,见刘屹《敦煌本〈灵宝经目〉研究》,《文史》2009年第2辑;《古灵宝经出世论——以葛巢甫和陆修静为中心》,《敦煌吐鲁番研究》第12卷,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2011年;《敦煌道经与中古道教》,兰州:甘肃教育出版社,2013年,第124-159页;王皓月《再论〈灵宝经〉之中“元始旧经”的含义》,《世界宗教研究》2014年第2期,第85-90页。

一部是《元始五老赤书玉篇真文天书经》，另一部是《太上诸天灵书度命妙经》。在敦煌本《灵宝经目》中，《元始五老赤书玉篇真文天书经》被著录为第一部，并分为上、下两卷。而《正统道藏》本已分为上、中、下三卷。其上卷主要叙说《灵宝赤书五篇真文》的神圣来源及其至高无上的经德，并收录了作为“秘篆文”的《灵宝赤书五篇真文》原文。而该经卷下又进一步称：

《元始自然赤书玉篇真文》开明之后，各付一文安镇五岳。旧本封于玄都紫微宫，众真侍卫，置立玄科，有俯仰之仪。至五劫周末，乃传太上大道君、高上大圣众、诸天至真，奉修灵文，敷演玄义，论解曲逮，有十部妙经三十六卷，《玉诀》二卷、以立要用，悉封紫微上宫。众真并以上合天庆之日，清斋持戒，上会玄都，朝礼《天文》，诵经行道，上讚元始自然之章，中和三元洞明之气，下庆神真大慈之教。道在则尊，唯清为贵，故斋戒存其检行。当其斋日，诸天大圣尊神、妙行真人、日月星宿，皆会玄都玉京之台紫微上宫，持戒朝礼，旋行诵经。诸地上五岳神仙真人、四海水帝、北酆三官、三界地祇，一切神灵，莫不束带肃然持斋，尊道重法，以崇天真也。<sup>①</sup>

前引陆修静的解说与上述经文最重要的相通之处表现为两点，一是二者均强调“十部妙经三十六卷”即全部“元始旧经”都珍藏在最高天界——无上大罗天太玄都玉京山紫微上宫；二是在“月十斋”等特定的斋戒日期（亦称“天庆之日”），所有天神均要到太玄都玉京山集会，举行特定的仪式。《元始五老赤书玉篇真文天书经》称“诸天大圣尊神”需要在此“朝礼《天文》，诵经行道”，“持戒朝礼，旋行诵经”。而陆修静则表述为“诸天大圣众”需要在此“烧香绕行，诵经礼《天文》也”。二者其实都是特指天神所举行的灵宝“步虚”仪式。这里的“礼《天文》”或“朝礼《天文》”，都是特指天神一起朝拜古灵宝经最神圣的经典——《灵宝赤书五篇真文》。而古灵宝经制定“步虚”仪式最根本的目的，就是为了让天界神灵通过相关仪式表达对《灵宝赤书五篇真文》的高度尊崇和礼赞，并让人间道士加以仿效。<sup>②</sup>也正因为如此，陆修静对“十部妙经三十六卷”即“元始旧经”的说明，直接源自“元始旧经”本身。

## （二）《元始旧经紫微金格目》与《太上紫微宫中金格玉书灵宝真文篇目》的关系

陆修静在敦煌本《灵宝经目》中所提到的“《元始旧经紫微金格目》”，既是一部专门著录“元始旧经”的目录，同时也是一部比陆修静《灵宝经目》更早出世的经典目录。对于这部目录，陆修静在其论著中，屡屡用“《旧目》”之名加以提及。例如，其《灵宝经目序》反复称“十部《旧目》”，“或是《旧目》所载”，“今条《旧目》已出”。其《太上洞玄灵宝授度仪表》又称“玄科《旧目》三十六卷”。学术界一般认

① 《元始五老赤书玉篇真文天书经》卷下，《道藏》，第1册，第799页。

② 王承文《中古道教“步虚”仪的起源与古灵宝经分类论考——以〈洞玄灵宝玉京山步虚经〉为中心的考察》，《中山大学学报》2014年第4期，第68-90页。

为,“元始旧经”之所以被称为“旧经”,是因为在名义上这些经书早在最早的龙汉劫时就已经存在,而著录“元始旧经”的《元始旧经紫微金格目》亦因此被简称为“《旧目》”。

但是,我们要指出的是,陆修静所说的《元始旧经紫微金格目》名称,其实来自一个更早的经目——《太上紫微宫中金格玉书灵宝真文篇目》。也就是说,这个经目才是陆修静所说“《旧目》”真正的名称。由于这一经目名称长期隐晦不彰,迄今为止,学术界似乎一直未有人加以关注和讨论。我们试将两种文本作一对照。陆修静称:

右《元始旧经紫微金格目》……十部妙经三十六卷,皆克金为字,书于玉简之上,题其篇目于紫微宫南轩,太玄都玉京山亦具记其文。诸天大圣众,依格斋日月,上诣玉京,烧香绕行,诵经礼天文也。

以上所谓“十部妙经三十六卷”,均“题其篇目于紫微宫南轩,太玄都玉京山亦具记其文”等说法,其实直接源于另外一部“元始旧经”——《太上诸天灵书度命妙经》。《太平御览》卷六七三所引《灵书经》,实际上是“元始旧经”《太上诸天灵书度命妙经》的佚文。其文称:

元始[天王]以龙汉之年撰十部经,告西母曰:《太上紫微宫中金格玉书灵宝真文篇目》有妙经,其篇目今以相示,皆刻(克)金为字,书于玉简,题其篇目于紫微宫南轩,太玄都玉京山亦具记其文。<sup>①</sup>

《太平御览》卷六六七所引《灵书经》佚文又称:

十部妙经金字玉简,诸天真仙,[依]斋戒月日,上诣玉京,诵其文。<sup>②</sup>

将陆修静的说法同以上《太上诸天灵书度命妙经》的佚文相比较,可以发现二者有极为明显的重迭之处。由于这两种文本之间的关系对于我们的讨论极为重要,因此,我们试先对《太上诸天灵书度命妙经》上述佚文的可靠性问题作进一步讨论。

首先,《正统道藏》本《太上诸天灵书度命妙经》并不是一个完整的版本。该经有部分内容在流传过程中已经佚失了。<sup>③</sup>前引《灵书经》佚文所称“元始[天王]以龙汉之年撰十部经,告西母曰”,构成了“元始天王”向“西母”即西王母传授“元始旧经”的传经模式。而这种模式本身符合古灵宝经的教义思想。因为根据《太上诸天灵书度命妙经》的记载,元始天尊在西极卫罗大福堂世界西那玉国对白帝天君说法时称:

我昔龙汉之年,与元始天王、高上玉帝,同于此土遇《灵宝真文》,出于浮罗空山之上……我于空山之上,演出《真文》,撰十部妙经,始于此土,出法度人。<sup>④</sup>

① 《太平御览》卷673《道部十五·仙经下》引《灵书经》,北京:中华书局,1960年,第3001页。

② 《太平御览》卷667《道部九·斋戒》引《灵书经》,第2977页。

③ 从南北朝到唐宋不少佛道典籍和《太平御览》等类书有对《灵书经》的征引。根据我们的研究,其中大多与《道藏》本《太上诸天灵书度命妙经》相符合。然而,也有一部分不见于《道藏》本中。

④ 《太上诸天灵书度命妙经》,《道藏》,第1册,第801页。

可见，元始天王早在具有初劫意义的“龙汉之年”，就已经从元始天尊处接受了灵宝教法，元始天王、高上玉帝等因而受命撰成了作为“元始旧经”的“十部妙经三十六卷”。而所谓“我于空山之上，演出《真文》”，是指元始天尊自己根据《灵宝赤书五篇真文》的教义思想演绎出十部三十六卷“元始旧经”。而在这里所谓“撰十部妙经”，即把“元始旧经”记录下来的，则是元始天王、高上玉帝等神灵。众所周知，元始天王和西王母都是早期上清派所尊奉的神灵，而元始天王向西王母传经，原本属于早期上清派的经书传授模式。然而在古灵宝经中，二者均已转变成为传授灵宝经的重要神灵。<sup>①</sup> 因此，以上两段佚文虽然在《正统道藏》本《太上诸天灵书度命妙经》中已不存，但却仍然可以判定其属于该经原有的内容。

其次，按照该经以上佚文的说法，元始天王向西王母传授灵宝教法，也包括了向其传授作为灵宝经的“篇目”，即这部著录了所有“元始旧经”经名的目录——《太上紫微宫中金格玉书灵宝真文篇目》。因而，这部目录早在“元始旧经”的创作初期就已经存在。

除了《太平御览》的征引之外，还有其它三种典籍对《灵书经》相关内容的间接征引，既证明了以上《灵书经》佚文的真实性，也证明了这部最早的“元始旧经”目录名称的真实存在。

（1）《云笈七签》卷六所引《太玄都四极盟科》曰：

洞玄经万劫一出，今封一通于太山，一通于劳盛山。元始天王告西王母云：《太上紫微金格玉书》，灵宝真文十部妙经，太上所秘，不尽传世。王母所得，诤已极源；五岳所藏，亦多不备。龟山西室，王屋南洞，天经备足。<sup>②</sup>

《太玄都四极盟科》是一部南朝前期上清派的重要经典。<sup>③</sup> 而该经对灵宝经源流的说明，至少直接依据了两部“元始旧经”。唐代史崇《一切道经音义妙门由起》所引《本行经》即“元始旧经”《太上洞玄灵宝真文度人本行妙经》，该经已散佚。其文称：

灵宝真文十部妙经，太上所秘，不尽传世。五岳所藏，亦多不具。龟山西室，王屋南洞，天经备足，皆万劫一开将来，故有可期之冀。但当勤心于祈请长斋，以期真至。大运之周，克得备其天仪。<sup>④</sup>

可见两经也存在大量重迭之处，应该是后出的《太玄都四极盟科》直接征引了《太上

① 关于“元始天王”与古灵宝经的关系，参见王承文《古灵宝经“元始旧经”和“新经”出世先后考释》，《中山大学学报》2013年第2期，第77-94页；至于“西王母”与古灵宝经的关系，《太上灵宝诸天内音自然玉字》卷四称：“西王母以上皇元年七月丙午，于南浮洞室下教，以授清虚真人王君，传于禹，封于南浮洞室石碛之中。大劫交运，当出于世，以度得道之人。”（《道藏》，第2册，第563页）。

② [宋]张君房编，李永晟点校《云笈七签》卷6《三洞经教部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2003年，第93-94页。

③ 贺碧来（Isabelle Robinet）对该经的源流和形成过程的研究，参见Kristofer Schipper and Franciscus Verellen, ed., *The Taoist Canon: A Historical Companion to the Daozang*,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, 2004. pp. 192-193.

④ [唐]史崇《一切道经音义妙门由起》，《道藏》，第24册，第733页。

洞玄灵宝真文度人本行妙经》。至于《太玄都四极盟科》所称“元始天王告西王母云：《太上紫微金格玉书》”，则应出自前引《太上诸天灵书度命妙经》。是对该经有关“元始〔天王〕以龙汉之年撰十部经，告西母曰《太上紫微宫中金格玉书灵宝真文篇目》有妙经”的概括性征引。

(2) 唐代孟安排《道教义枢》卷二《三洞义第五》曰：

洞玄是灵宝君所出，高上大圣所撰。今依元始天王告西王母〔曰〕：《太上紫微宫中金格玉书灵宝真文篇目》十部妙经，合三十六卷。<sup>①</sup>

以上称洞玄灵宝经是“灵宝君所出”，其说法源自“元始旧经”《洞玄灵宝自然九天生神章经》；<sup>②</sup> 而将洞玄灵宝经看成是“高上大圣所撰”，则正是《灵书经》即《太上诸天灵书度命妙经》的主要内容之一，是指“元始天王”和“高上大圣玉帝”等在“龙汉之年”，根据元始天尊对《灵宝赤书五篇真文》的演绎和说法共同撰成了“十部妙经”。而这里也再次出现了“《元始旧经紫微金格目》”最早的全称——《太上紫微宫中金格玉书灵宝真文篇目》。

(3) 《云笈七签》卷六《三洞经教部·三洞品格》称：

元始天王告西王母曰：《太上紫微宫中金格玉书灵宝真文篇目》有十部妙经，合三十六卷。<sup>③</sup>

以上三种资料都是元始天王为西王母传授“元始旧经”。《太平御览》作为一部教外类书，其将所引《灵书经》中的“元始天王”简称为“元始”并不恰当，因为古灵宝经中的“元始”一般都是指元始天尊。至于由元始天王传授的《太上紫微宫中金格玉书灵宝真文篇目》，既是陆修静屡屡提及的“《旧目》”，也是敦煌本《灵宝经目》中“《元始旧经紫微金格目》”更早的来源和全称。而弄清在古灵宝经创作初期这一经目的存在，对于我们讨论古灵宝经“元始旧经”的构成以及陆修静整理古灵宝经的主要内容等问题具有重要意义。

## 二、《元始旧经紫微金格目》与“元始旧经”的神圣来源

### (一)《灵宝赤书五篇真文》与“元始旧经十部妙经三十六卷”的关系

根据古灵宝经的解说，作为“秘篆文”形式的《灵宝赤书五篇真文》与“元始旧经十部妙经三十六卷”之间是本末源流的关系。早在最初的龙汉劫时，元始天尊其实就已经根据《灵宝赤书五篇真文》，敷述演绎出了“十部妙经三十六卷”。对此，《太上诸天灵书度命妙经》作了反复说明。<sup>④</sup> 因此，“元始旧经十部妙经三十六卷”是元始天

① [唐] 孟安排《道教义枢》卷2，《道藏》，第24册，第813页。

② 《洞玄灵宝自然九天生神章经》，《道藏》，第5册，第843页。

③ [宋] 张君房编，李永晨点校《云笈七签》卷6，第93页。

④ 《太上诸天灵书度命妙经》，《道藏》，第1册，第799-803页。

尊在最初的龙汉劫时，直接从《灵宝赤书五篇真文》演绎而来的。而元始天王和高上玉帝等神灵既是元始天尊传授的对象，亦是“十部妙经三十六卷”最早的“撰出”者。其中高上大圣玉帝、高上大圣和高上玉帝应为同一神格。

作为“元始旧经”之一的《洞玄灵宝二十四生图经》对此亦有基本相同的说法，其文称：“妙哉元始道，五灵敷《真文》。上开龙汉劫，灿烂三景分。十部飞天书，安镇五帝神。”<sup>①</sup>所谓“元始道”，就是指元始天尊所代表的灵宝教法。而“五灵”和“五帝神”都是指“五老帝君”。而“五灵敷《真文》”，这里的“敷”代表“布置”。因为东、南、西、北、中每一方帝君各负责守护东、南、西、北、中各方《真文》。所谓“上开龙汉劫”，指元始天尊在龙汉劫时将《灵宝赤书五篇真文》演绎成“十部飞天书”，即“元始旧经”十部三十六卷。“三景”是指日、月、星，而“灿烂三景分”即代表宇宙的创始。可见，早在最初的龙汉劫时，即有作为“十部妙经三十六卷”的“元始旧经”正式出世。而元始天尊既是《灵宝赤书五篇真文》的开示者，也是“元始旧经”的主要创作者。

陆修静《太上洞玄灵宝授度仪》也叙述了这一过程，其文称：“元始天尊于眇莽之中，敷演《真文》，结成妙经，劫劫济度，无有穷已，如尘沙巨亿无绝。灵文隐奥，秘于金阁，众真宗奉，诸天所仰。”<sup>②</sup>所谓元始天尊“敷演《真文》，结成妙经”，就是指从《灵宝赤书五篇真文》向“元始旧经”的演变。至于所谓“秘于金阁”，也是指元始天尊将“元始旧经”珍藏在玄都玉京山紫微上宫七宝玄台。南齐道教学者严东注解《度人经》则称：

昔龙汉之年，玉字始出，日月始明，天地亦分，众真列位，元始出法度人，说经十遍，周回十方，度人无量之数，元始因撰作十部妙经，以紫笔书著空青之林，众圣所崇，为经之祖宗。<sup>③</sup>

所谓“玉字始出”，即代表《灵宝赤书五篇真文》的出世。严东认为元始天尊是“十部妙经”的真正创作者。而“为经之祖宗”，则是强调《灵宝赤书五篇真文》作为所有道经本源的意义。《洞玄灵宝丹水飞术运度小劫妙经》大致在南朝后期出世，该经称：“往昔上古劫运未交时，天尊、太真已见，玄降其辞，演上古灵宝经部属卷数，藏之于大洞玄乡中。”<sup>④</sup>而唐代闾丘方远《太上洞玄灵宝大纲钞》亦称：“天尊于龙汉劫

① 《洞玄灵宝二十四生图经》，《道藏》，第34册，第338页。

② 陆修静《太上洞玄灵宝授度仪》，《道藏》，第9册，第852页。

③ 《元始无量度人上品妙经四注》卷2，《道藏》，第2册，第200页。

④ 《洞玄灵宝丹水飞术运度小劫妙经》，《道藏》，第5册，第854页。该经属于敦煌本《灵宝经目》仅著录经名而又标明“未出”的灵宝经。所谓“往昔上古劫运未交时”，即指龙汉劫时；而所谓“大洞玄乡中”，也是指灵宝经所在的玄都玉京紫微上宫七宝玄台。根据《洞玄灵宝自然九天生神章经》之《三宝大有金书》记载，其“灵宝君者，则洞玄之尊神”，“时号上清玄都玉京七宝紫微宫”（《道藏》，第5册，第843页）。

初,从碧落天降大浮黎国,在大地东方说法,演《灵宝自然天书五篇真文》。”<sup>①</sup>也正因为如此,古灵宝经将《灵宝赤书五篇真文》看成是“元始旧经”真正的本源。

## (二)《灵宝赤书五篇真文》和“元始旧经”在天界的存在状态及传世

### (1) 关于《灵宝赤书五篇真文》在天界的存在状态

在前引敦煌本《灵宝经目》中,陆修静将“元始旧经”描述为“克金为字,书于玉简之上”,以及“题其篇目于紫微宫南轩,太玄都玉京山亦具记其文”等等,首先与“元始旧经”对《灵宝赤书五篇真文》的描述有关。《元始五老赤书玉篇真文天书经》记载元始天尊向太上大道君等传授《灵宝赤书五篇真文》的情形称:“元始登命,太真按笔,玉妃拂筵,铸金为简,刻书玉篇。五老掌录,秘于九天灵都之宫。”<sup>②</sup>而“铸金为简,刻书玉篇”于是成为“灵宝真文”具有标志意义的存在形式。《元始五老赤书玉篇真文天书经》称:“《五老玉篇》,皆空洞自然之书,秘于九天灵都紫微宫七宝玄台,侍卫五帝神官,依玄科四万劫一出。”<sup>③</sup>此《五老玉篇》就是《灵宝赤书五篇真文》的别称。而“九天灵都之宫”、“灵都紫微上宫”、“九天灵都紫微上宫七宝玄台”等,则都是大罗天太玄都玉京山紫微上宫的别称。《元始五老赤书玉篇真文天书经》又称:

《元始赤书玉篇真文》,上清自然之灵书,九天始生之玄札,空洞之灵章,成天立地……元始刻题上帝灵都之馆,累经劫运,而其文保固天根,无有毁沦。<sup>④</sup>

所谓“元始刻题上帝灵都之馆”,是说元始天尊将《五篇真文》的全文都镌刻在“灵都之馆”。

根据其相关解说,《五篇真文》各个部分在“紫微上宫七宝玄台”的存在状态实际上亦各有不同。<sup>⑤</sup>我们以《东方青帝灵宝赤书玉篇》为例,该篇共有120个“秘篆体”文字。这些“真文”按其神学功能可分成四个部分,而每一部分“真文”书写的地点亦各不相同。其中:①《东方真文》包括:“东方九炁,始皇青天。碧霞郁垒,中有老人。总校图录,摄炁降仙。”<sup>⑥</sup>共24字,“书九天元台”;②“岁星辅肝,角亢镇真。氏房心尾,四景回旋。箕主七辰,正斗明轮。承炁捕非,扫除灾群”,共32字,“书紫微宫东华殿”;③“东山神咒,摄召九天。赤书符命,制会酆山。束魔送鬼,所诛无蠲。悉诣木官,敢有稽延”,共32字,“书东桑司灵之馆”;④“下制东河,溟海水神。大劫洪灾,蛟龙负身。水府开道,通径百千。上帝赤文,风火无间”,共32字,“书九天东北玉阙丹台”。至于其它南方、中央、西方、北方四篇《真文》的情形亦与此类似。正因为如此,唐李少微注解《度人经》所引《本相经》云:“大罗天上有玉京之

① [唐] 闾丘方远《太上洞玄灵宝大纲钞》,《道藏》,第6册,第376页。

② 《元始五老赤书玉篇真文天书经》卷上,《道藏》,第1册,第774页。

③ 《元始五老赤书玉篇真文天书经》卷上,《道藏》,第1册,第774页。

④ 《元始五老赤书玉篇真文天书经》卷上,《道藏》,第1册,第784页。

⑤ 除了《灵宝赤书五篇真文》之外,稍后出世的“大梵隐语自然天书”也具有类似的性质。

⑥ 相关译文见《太上洞玄灵宝赤书玉诀妙经》卷上,《道藏》,第6册,第186页。

⑦ 《元始五老赤书玉篇真文天书经》卷上,《道藏》,第1册,第777页。



山，无根而生，据空而停，其中有紫微上宫，辟方三十万里。金楼玉台，七宝光饰，玉室上有三十六所，方圆八千里。真文大字，满在其中。”<sup>①</sup>

前引《元始五老赤书玉篇真文天书经》称：“《元始自然赤书玉篇真文》开明之后，各付一文安镇五岳。旧本封于玄都紫微宫。”按照古灵宝经的解说，《灵宝赤书五篇真文》在最初的龙汉劫出世之后，它有两种不同的版本分别被收藏在不同的地点。其最初的原本被珍藏在大罗天太玄都玉京山紫微上宫。还有一种则在出世以后，其东西南北中各篇《真文》，被分别封存在天下五岳圣山之中，用以保证五岳乃至宇宙世界的安定。而“新经”《太上洞玄灵宝真文要解上经》亦称：“天地所以长存不倾者，元始命五老上真，以《灵宝真文》封于五岳之洞，以安神镇灵，制命河源，致洪泉不涌，大灾不行。”<sup>②</sup>

在代表宇宙生成毁灭的不同劫运时期，元始天尊曾经多次以《灵宝赤书五篇真文》教化天人。在最初的龙汉劫时，元始天尊以“无形常存之君”的名号出现；赤明劫时，元始天尊又以“无名之君”的名号，“以灵宝教化，度诸天人”；至开皇劫时，元始天尊才以“元始天尊”的名号，于始青天中“开张法教，成就诸天”。<sup>③</sup>

在古灵宝经中，除了《灵宝赤书五篇真文》之外，“大梵隐语自然天书”也同样具有宇宙本源的意义，而且也被珍藏在大罗天太玄都玉京山紫微上宫。《元始无量度人上品妙经》称之为“上天所宝，秘于玄都紫微上宫。依玄科，四万劫一传”。南齐严东注文称：“上天者，即是上境诸天也。明此经，乃是上境诸天圣人所宝重，秘在玄都紫微宫中，依玄科，四万劫一传也。”<sup>④</sup>不过，在创作古灵宝经的时代，真正最受尊崇的还是《灵宝赤书五篇真文》。大概要到南北朝末至隋唐时期，专门宣扬“大梵隐语自然天书”的《度人经》，才逐步取代专门宣扬《灵宝赤书五篇真文》的《元始五老赤书玉篇真文天书经》，并确立了其在灵宝经系列中最核心的地位。<sup>⑤</sup>

## （2）关于“元始旧经”在天界的存在状态和传世

古灵宝经究竟是如何来说明“元始旧经”的神圣性质和来源的呢？《元始五老赤书玉篇真文天书经》明确称“有十部妙经三十六卷”，“悉封紫微上宫”。<sup>⑥</sup>可见，除了《灵宝赤书五篇真文》之外，由《灵宝赤书五篇真文》“敷演”而成的“十部妙经三十六卷”，即全部“元始旧经”，亦都珍藏在“紫微上宫”。“元始旧经”《太上洞玄灵宝真文度人本行妙经》中有“灵宝真文十部妙经”的观念。<sup>⑦</sup>前引敦煌本陆修静《灵宝

① 《元始无量度人上品妙经四注》卷1，《道藏》，第2册，第195页。

② 《太上洞玄灵宝真文要解上经》，《道藏》，第5册，第903页。

③ 《太上诸天灵书度命妙经》，《道藏》，第1册，第803页。

④ 《元始无量度人上品妙经四注》卷3，《道藏》，第2册，第237页。

⑤ 王承文《敦煌古灵宝经与晋唐道教》，第736-739页。

⑥ 《元始五老赤书玉篇真文天书经》卷下，《道藏》，第1册，第799页。

⑦ 唐代史崇撰《一切道经音义妙门由起》所引《本行经》，是指《道藏》阙收的“元始旧经”《太上洞玄灵宝真文度人本行妙经》（《道藏》，第24册，第733页）。

经目》亦称“十部妙经三十六卷”，“题其篇目于紫微宫南轩，太玄都玉京山亦具记其文”。陆修静在“元始旧经”十部“篇目”的每一部“篇目”后面，都特地注明：“皆金简书文。”然后，又在其中概括地称：“十部妙经三十六卷，皆克金为字，书于玉简之上。”其真实含义也在此。而后代道教对于《灵宝赤书五篇真文》与“十部妙经三十六卷”即“元始旧经”的关系也作了进一步发挥。例如，北周甄鸾《笑道论》所引《南极真人问事品》称：“灵宝真文三十六卷，在玉京山玄台玉室，真文大字满中，天地沦没，万成万坏，真文独明。此之真文，即三洞文也。”<sup>①</sup>可见，由《灵宝赤书五篇真文》直接演化的《元始旧经紫微金格目》“十部妙经三十六卷”，既可以称为“灵宝真文三十六卷”，亦可以称为“三洞文”。

根据古灵宝经的相关解说，《灵宝赤书五篇真文》以及“元始旧经”在宇宙中的出世和传布，其实最重要是两次，第一次是最初的“龙汉劫”，其传授的对像是元始天王、高上玉帝等神真；第二次则是在五劫中最末的“上皇劫”，其传授的对象主要是太上大道君等神灵。至于“龙汉劫”之后的“延康劫”，《灵宝诸天灵书度命妙经》仅仅叙述其黑暗迷离的状态，并未明确提及《灵宝赤书五篇真文》的出世。南齐严东也解释说：“延，长也。康，安宁也。龙汉运讫，天书玉字隐其精光。日月灭景，天地冥然，无所分别，长宁久远，故号延康也。”<sup>②</sup>因为在龙汉劫后，“天书玉字隐其精光”，即由于《灵宝赤书五篇真文》的隐匿，所以才造成了这种长期黑暗迷离的状态。而陆修静《灵宝经目序》亦称：“延康长劫，混沌无期，道之隐沦，宝经不彰。”

然而，比较以前的“龙汉”、“延康”、“赤明”、“开皇”等劫运，最末的“上皇劫”似乎才是“元始旧经”出世最为关键的时期，因为它直接关系到人世间流传的各种“元始旧经”的直接来源。《元始五老赤书玉篇真文天书经》称：

至五劫周末，乃传太上大道君，高上大圣众、诸天至真，奉修灵文，敷演玄义，论解曲逮，有十部妙经三十六卷。《玉诀》二卷、以立要用。悉封紫微上宫。<sup>③</sup>根据敦煌 P. 3022v《太上洞玄灵宝真文度人本行妙经》对太上大道君的身世的记载，在“五劫”中的开皇劫时，太上大道君才出世，因而太上大道君接受《灵宝赤书五篇真文》相对较晚。<sup>④</sup>其称“至五劫周末，乃传太上大道君”等，是指在龙汉劫、延康劫、赤明劫、开皇劫之后的上皇劫，元始天尊将《灵宝赤书五篇真文》重新传授给太上大道君等神灵。而元始天尊与太上大道君等又重新依据《灵宝赤书五篇真文》，“敷演玄义，论解曲逮”，因而形成了作为“元始旧经”的“十部妙经三十六卷”。其中也包括

① [北周]甄鸾《笑道论》，《大正藏》，第52册，第147页。

② 《元始无量度人上品妙经四注》卷3，《道藏》，第2册，第223页。

③ 《元始五老赤书玉篇真文天书经》卷下，《道藏》，第1册，第799页。

④ 王承文《灵宝“天文”信仰与古灵宝经教义的展开：敦煌本〈太上洞玄灵宝真文度人本行妙经〉为中心》，载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编《中国宗教文献研究》，京都：临川书店，2007年2月，第293-336页。

专门解说《灵宝赤书五篇真文》的“《玉诀》二卷”，即《太上洞玄灵宝赤书玉诀妙经》上、下两卷。元始天尊从上皇元年教化传授，至上皇劫之后，当六天支配的局面出现以后，灵宝经又都重新返回到大罗天玄都玉京山紫微上宫。对此，陆修静在《灵宝经目序》中将这一过程概括为：

夫灵宝之文，始于龙汉。龙汉之前，莫之追记。延康长劫，混沌无期，道之隐沦，宝经不彰。赤明革运，灵文兴焉。诸天宗奉，各有科典。一劫之周，又复改运。遂积五劫，迨于开皇已后，上皇元年，元始下教，大法流行，众圣演畅，修集杂要，以备十部三十六帙，引导后学，救度天人。上皇之后，六天运行，众圣幽升，经还大罗。

至“五劫之末”即上皇元年，太上大道君才得以从元始天尊那里接受《灵宝赤书五篇真文》。与此同时，元始天尊又依据《灵宝赤书五篇真文》，为太上大道君等演绎出了“十部妙经三十六卷”的“元始旧经”。《太上洞玄灵宝赤书玉诀妙经》亦称“道言：真文呪说，高上法度，旧文宛奥，不可寻详，后来学者，难可施用。故高下注笔，以解曲滞。玉诀真要，开演古文，微辞玄妙，诸天所尊。”<sup>①</sup> 以上都是强调元始天尊以《灵宝赤书五篇真文》为依据，演绎出“十部三十六卷”的“元始旧经”。正因为如此，《灵宝赤书五篇真文》不仅是“元始旧经”之“十部三十六卷”的宗源，实际上也成为了所有道教经典科教的本源。

### 三、《元始旧经紫微金格目》之“十部妙经”结构及其与《太平经》的关系

古灵宝经将《太上紫微宫中金格玉书灵宝真文篇目》所著录的“元始旧经”，总称为“十部妙经三十六卷”，又简称为“十部”或“十部妙经”。我们先看看“元始旧经”本身究竟是如何来阐述这一思想的。例如：①《元始五老赤书玉篇真文天书经》称“至五劫周末，乃传太上大道君、高上大圣众、诸天至真，奉修灵文，敷演玄义，论解曲逮，有十部妙经三十六卷”。②亦即在作为五劫之末的“上皇元年”，元始天尊又将《灵宝赤书五篇真文》传授给太上大道君等神灵。并强调古灵宝经中“元始旧经”共十部合三十六卷，均是在《灵宝赤书五篇真文》基础上演化而来的。③《太上洞玄灵宝赤书玉诀妙经》记载太上大道君向王龙赐传授法戒，称“今当为尔解说凝滞，十部妙经，使尔救度十方诸天人民……吾受元始真文旧经，说经度世万劫，当还无上宛利天”。④所谓“元始真文旧经”，“元始”就是元始天尊，而“真文旧经”可以理解为由

① 《太上洞玄灵宝赤书玉诀妙经》卷上，《道藏》，第6册，第185页。

② 《元始五老赤书玉篇真文天书经》，《道藏》，第1册，第799页。

③ 《太上洞玄灵宝赤书玉诀妙经》卷上，《道藏》，第6册，第184页。

《灵宝赤书五篇真文》演化的“十部妙经三十六卷”的“元始旧经”。③《洞玄灵宝二十四生图经》称：“妙哉元始道，五灵敷真文。上开龙汉劫，焕烂三景分。十部飞天书，安镇五帝神。”④《太上洞玄灵宝空洞灵章》之“赤明和阳天颂”称：“赤明开元图，阳和回上虚。元始敷灵篇，十部飞天书。开度九幽祖，万遍道自居”；其“始皇孝芒天颂”又称：“龙汉承康界，开图号赤明。妙哉元始公，倏欻敷三灵。五帝承符会，赤书朗长冥。十部大乘门，众圣讚洞经。飞步旋玄都，三洞绕宫城。”⑤所谓“十部飞天书”和“十部大乘门”，均与“十部妙经三十六卷”的结构有关。⑥《洞玄灵宝长夜之府九幽玉匮明真科》借飞天神人反复阐述了传授“灵宝真文十部妙经”的相关礼仪和经信。例如，该经称：“飞天神人曰：受灵宝真文十部妙经，以金龙三枚投于水府及灵山所住宅中，合三处为学仙之信。”⑦⑧《太上诸天灵书度命妙经》记载元始天尊对道君称：“汝见《真文》在光中不？此文以龙汉之年出于此土。时与高上大圣玉帝撰十部妙经，出法度人，因名此土为大福堂国长乐之舍。灵音震响，泽被十方。”又称“今当为诸来生说十部妙经，以度天人”。⑨⑩唐代《一切道经音义妙门由起》所引《本行经》，即《正统道藏》失收的《太上洞玄灵宝真文度人本行妙经》，其文称：“灵宝真文十部妙经，太上所秘，不尽传世。”⑪据此可知，“元始旧经”在其出世之初，本来就分为“十部三十六卷”。因此，现存敦煌本《灵宝经目》中《元始旧经紫微金格目》“十部三十六卷”的结构，既是《太上紫微宫中金格玉书灵宝真文篇目》原有的结构，同时亦是古灵宝经的创作者在其创作初期就已经设定好的结构。

正是在此基础上，陆修静编纂敦煌本《灵宝经目》直接沿用了这种体例，称“《元始旧经紫微金格目》三十六卷”；又称“十部妙经三十六卷，皆克金为字，书于玉简之上”。其《灵宝经目序》称上皇元年，“元始下教，大法流行，众圣演畅，修集杂要，以备十部三十六帙，引导后学，救度天人”。⑫其《太上洞玄灵宝授度仪》之“次师告丹水文”也称：“今建立黄坛，关盟五帝，付授宝文十部妙经。”⑬以上“十部三十六帙”或“十部妙经”，都是指作为“十部妙经三十六卷”的“元始旧经”。

至南朝中期，宋文明所撰《灵宝经义疏》，又分别为这“十部”的义旨作了概括，它们分别是：第一部，“明应化之源本也”；第二部，“明运会始终也”；第三部，“明天功之广被”；第四部，“明圣德之威风”；第五部，“明戒律之差品”；第六部，“明人行业之由从”；第七部，“明济物之弘远”；第八部，“明因果之途迹”；第九部，“明修行之法”；第十部，“明治身之体用也”。

① 《洞玄灵宝二十四生图经》，《道藏》，第34册，第338页。

② 《无上秘要》卷29《三十二天赞颂品》引，《道藏》，第25册，第92-93页。

③ 《洞玄灵宝长夜之府九幽玉匮明真科》，《道藏》，第34册，第391页。

④ 《太上诸天灵书度命妙经》，《道藏》，第1册，第799-800页。

⑤ 《一切道经音义妙门由起》引《本行经》，《道藏》，第24册，第733页。

⑥ [宋]张君房编，李永晟点校《云笈七签》卷4，第51页。

⑦ 陆修静《太上洞玄灵宝授度仪》，《道藏》，第9册，第852页。

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的是，“元始旧经”为什么在名义上恰恰是“十部妙经三十六卷”，并且如此强调这一数字的重要性呢？这一数字背后究竟蕴含着怎样的宗教涵义呢？由于古灵宝经大量借鉴了大乘佛教的观念，因此，有学者判定古灵宝经“元始旧经”之“十部妙经”这一数字，与大乘佛教的“十方”、“十天”等观念具有直接关系。<sup>①</sup>我们认为“十部妙经三十六卷”的观念应源自中国本土宗教文化传统，与大乘佛教“十方”观念的影响关系不大。

首先，与“十部妙经”相联结的“三十六卷”，本身就是一个极为典型的中国本土文化色彩的数字，在古代一直“被赋予象征大吉的符兆意义”，“三十六”以及作为其倍数的“三百六十”，一直都“被认为具有与天相符的神秘意蕴”。<sup>②</sup>而在中国本土宗教文化传统中，“十”这个数字其实也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概念。“十”代表一个极大的数。它在筮数序列中处于终极的位置。《周易·系辞》所称天地之数：“天一，地二；天三，地四；天五，地六；天七，地八；天九，地十。”西晋韩康伯注称：“易以极数通神明之德，故明易之道，先举天地之数也。”<sup>③</sup>九为天数之极，十为地数之极。因此，“十”代表《周易》占筮中的“成数”之极，亦具有圆满的意义。董仲舒《春秋繁露》称：“天之大数，毕于十句。”<sup>④</sup>《史记·律书》称：“数始于一，终于十。”<sup>⑤</sup>汉代许慎《说文解字》卷三称：“十，数之具也。一为东西，丨为南北，则四方中央备也。”因此，“十”这个数字具有十分浓厚的神秘色彩和象征意义，主要代表极大和完满。

其次，中国古代重视“十”的观念对早期道教也具有非常深刻的影响。汉代《太平经》中即有对“十”这个数字的大量论述。其《分解本末法》称“是故天数起于一，十而终也，是天道自然之性也”，“天数乃起于一，终于十”，“夫天道生物，当周流俱具，覩天地四时五行之气，乃而成也；一气不足，即辄有不足也。故本之于天地，周流八方也，凡数适十也”；<sup>⑥</sup>其《三合相通诀》又称“十者，数之终也”；<sup>⑦</sup>其《拘校三古文法》称：“夫数者，起于一，十而终。”<sup>⑧</sup>“天数始起于一，终于十，十而相乘，天道到于五而反，故适万国也”；<sup>⑨</sup>又称：“天数本起于一，十而终。一乘十，十也。”<sup>⑩</sup>其《国不可胜数诀》称“一者，其数之始也。十者，其数之终也”，“天地人之数也，天数起于一，终于十。天下布施于地而生，数成乃后出，适合为百。天地人备，天地人

① [日]小林正美著，李庆译《六朝道教史研究》，第145-149页。

② 叶舒宪、田大宪《中国古代神秘数字》，西安：陕西人民出版社，2011年，第250页。

③ [唐]孔颖达《周易正义》卷7，《十三经注疏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80年，第81页。

④ [清]苏舆撰，钟哲点校《春秋繁露义证》卷11《阳尊阴卑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92年，第323页。

⑤ 《史记》卷25《律书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59年，第1251页。

⑥ 《太平经合校》卷40，第76-77页。

⑦ 《太平经合校》卷48《三合相通诀》，第153页。

⑧ 《太平经合校》卷91《拘校三古文法》，第362页。

⑨ 《太平经合校》卷93，第390页。

⑩ 《太平经合校》卷93《国不可胜数诀》，第391页。

三合同心，乃成德也。”<sup>①</sup>可见，在《太平经》作者看来，“十”这个数字既是“天道自然”的本性，也是其完美的表现形式。

学界在过去往往把道教开始有“十方”的概念，看成是东晋末年古灵宝经借鉴大乘佛教的结果。但是，在汉代《太平经》中，“十方”其实就已经是一个重要的概念。其《分解本末法》称：“然天数乃起于一，终于十，何也？天初一也，下与地相得为二，阴阳具而共生。万物始萌于北，元气起于子，转而东北，布根于角，转在东方，生出达，转在东南，而悉生枝叶，转在南方而茂盛，转在西南而向盛，转在西方而成熟，转在西北而终”，“故本之于天地周流八方也，凡数适十也”。<sup>②</sup>天地即上下，加上四方四维，即可以称为十方。《太平经》又称“故数者，从天地八方，十而备”。<sup>③</sup>可见，其所谓“十而备”，其实是指天、地、八方（即四方、四维）相加的数。其《国不可胜数诀》也称：“一凝成天。天有上下八方，故为十也。”<sup>④</sup>数字计算由天地八方，加在一起达到十恰好满数。

至于道教有“十天”的观念也要早于东晋末年古灵宝经。《真诰·阐幽微》记载东汉辛玄子的诗，其中有：“振翠衣于九霄，儻玄翻于十方耳。”<sup>⑤</sup>《真诰·协昌期》称：“常以本命之日，向其方面，叩齿三通，心存再拜，而微咒曰：太一镇生，三炁合真，……常保利津，飞行十天。”<sup>⑥</sup>以上说明早在公元四世纪六、七十年代，早期上清派就已经明确有了“十天”的观念。可见，“元始旧经”的“十部妙经三十六卷”结构与古灵宝经是否借鉴了大乘佛教的“十方”观念并无必然的联系。

最后，我们要特别指出的是，《太平经》的“十部”结构以及它所强调的其“复文”与“十部”之间的渊源关系，应对古灵宝经“元始旧经”篇目结构的形成具有直接而深刻的影响。《太平经》原书共一百七十卷，按照天干共分成十部，每部各有十七卷。而在汉晋道教各派或各种经系中，将其全部经典明确划分为“十部”，而其每部又各自包括多卷经书，这种极为特殊的体例结构仅见于《太平经》和古灵宝经的“元始旧经”中。汉晋汉译佛经中也从未有过这种体例。《太平经》在解释它为何恰恰是“十部”和“一百七十卷”时，有一段“真人”与“天师”之间极为重要的对话，其文为：

问：“《太平经》何以百七十卷为意？”曰：“夫一者，乃数之始起。故天地未分之时，积气都为一，分为二，成夫妇。天下施于地，怀妊于玄冥，字为甲子；布根东北，丑为寅始；见于东，日出卯；毕生东南，辰以巳；垂枝于南，养于午；向

① 《太平经合校》卷93《国不可胜数诀》，第391-392页。

② 《太平经合校》卷40《分解本末法》，第76-77页。

③ 《太平经合校》卷137至153，第708-709页。

④ 《太平经》卷93《国不可胜数诀》，第392页。

⑤ [梁]陶弘景编《真诰》卷16《阐幽微第二》，《道藏》，第20册，第585页。

⑥ [梁]陶弘景编《真诰》卷10《协昌期》，《道藏》，第20册，第551页。

老西南，未以申也；成于西方，日入酉；毕藏于西北，戌与亥。故数起于一而止十，二千之本，五行之根也。故一以成十，百而备也。故天生物，春响百日欲毕终。故天斗建辰，破于戌。建者，立也，万物毕生于辰；破者，败也，万物毕死于戌。故数者，从天下地八方，十而备。阴阳建破，以七往来，还复其故。随天斗所指以明事，故斗有七星，以明阴阳之终始。故作《太平经》一百七十卷，象天地为数，应阴阳为法，顺四时五行以为行，不敢失铢分也。<sup>①</sup>

可见，《太平经》之所以分为“十部”，源于“故数起于一而止十，二千之本，五行之根也”。而《太平经》之《经文部数所应诀》对于其本身之所以划分为“十部”的原因还有进一步的解说。其文称：“故起数于一，十而止。十者，十干之始，五行之本也。”<sup>②</sup>即认为天数起于一，终于十，十为“十干之始，五行之本”，因此，将《太平经》分为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共十部。所谓“十干”，指十天干；而“五行之本”，东汉班固《白虎通义·五行》称“五行各自有阴阳”。<sup>③</sup>《太平经》之《作来善宅法》称：“天有五行，亦自有阴阳；地有五行，亦自有阴阳；人有五行，亦自有阴阳也，故皆十。”<sup>④</sup>所以，“十”是“五行之本”。此为《太平经》将其全部经文划分为“十部”最重要的理论依据。其《经文部数所应诀》又称：“数从天地八方，十而备，阴阳建破，以此往来复其故，随天斗所指以明事。吾书乃为除害气，故象天为法。”其后注文曰：“右问天师书文征信明诀。”<sup>⑤</sup>又称：“一者，其元气纯纯之时也。元气合无理，若风无理也，故都合名为一也。一凝成天。天有上下八方，故为十也。”<sup>⑥</sup>可见，《太平经》篇章结构中的“十部”就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数目，因为它最符合天道的原则。

而《太平经》有关其“复文”与“十部”之间渊源关系的思想对古灵宝经也有直接影响。《太平经》中的所谓“复文”，是指用两个以上隶书累积合成的一种符篆秘文，其形状奇异神秘。共四篇，二千一百三十二字，收入《太平经》卷一百四至一百七。这些“复文”又被称为《太平本文》，亦即最原始的灵文秘诀。其功用除了镇邪治病、召神劾鬼，还能“兴上除害”、“令尊者无忧”、“德行吉昌”、得“神佑”等等，即在治国修身中起指导和主宰作用。

唐初形成的《太平经复文序》记载“帛君”即帛和告“干君”即干吉曰：“吾传汝《太平本文》，可因易为一百七十卷，编成三百六十章，普传于天下，授有德之君，致太平，不但疾愈，兼而度世。干吉授教，究极精义，敷演成教。”该序又称“复文”，“凡四部，九十五章，二千一百二十八字，皆《太平本文》。其三百六十二章，是干君

① 《太平经合校》卷137-153，第708-709页；相关标点，参见杨寄林《太平经译注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2013年，第2355-2361页。

② 《太平经合校》卷102《经文部数所应诀》，第463页。

③ [清]陈立撰，吴则虞点校《白虎通疏证》卷4《五行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94年，第190页。

④ 《太平经合校》卷88《作来善宅法》，第336页。

⑤ 《太平经合校》卷102《经文部数所应诀》，第463-464页。

⑥ 《太平经合校》卷93《国不可胜数诀》，第392页。

从本文中演出，并行于世”。<sup>①</sup>唐代天台山道士王松年《仙苑编珠》卷中援引葛洪《神仙传》佚文曰：“（干吉）于上虞钓台乡高峯之上，演此经成一百七十卷。至今有太平山干溪在焉。”<sup>②</sup>以上均称“复文”为“本文”，意即这些“复文”其实是《太平经》的根本，而全部《太平经》共一百七十卷经文，其实都是依据这四卷总共2132个“复字”演绎而成的。现存《太平经》残缺比较严重，我们认为，这种高度尊崇“复文”并将其确立为《太平经》本源的思想，应该是《太平经》原有的内容。

而东晋末年古灵宝经也特别强调，由《太上紫微宫中金格玉书灵宝真文篇目》所著录的“十部妙经三十六卷”即“元始旧经”，也全部是由“本文”即《灵宝赤书五篇真文》演化而成的。这些“本文”的原文也都采用了神秘奇异的“秘篆文”形式。因此，这种观念与《太平经》的“复文”具有一脉相承的关系。《灵宝赤书五篇真文》的“秘篆文”原文共668字，除了“本文”之外，又称为“真文”、“天文”、“自然天书”、“灵宝自然天文”、“灵宝天文”、“灵宝天书”、“云篆”、“三元八会之文”等等。<sup>③</sup>因此，我们认为古灵宝经“元始旧经”的“十部”结构，应直接源于汉代《太平经》。

而以上讨论对于我们重新认识《元始旧经紫微金格目》的性质以及陆修静《灵宝经目》的形成过程具有重要意义。古灵宝经认为早在最初的龙汉劫时，《灵宝赤书五篇真文》就演绎出了“元始旧经”即“十部妙经三十六卷”。这些经典在名义上均为元始天尊所说，由元始天王、高上大圣玉帝等参与撰写或记录。而最早的《太上紫微宫中金格玉书灵宝真文篇目》，实际上已经著录了所有“元始旧经”的名称和各经原有的卷数。前引《太上诸天灵书度命妙经》的佚文称元始天王告西母称：“《太上紫微宫中金格玉书灵宝真文篇目》有妙经，其篇目今以相示，皆刻（克）金为字，书于玉简，题其篇目于紫微宫南轩。”在敦煌本《灵宝经目》中，陆修静亦称“其篇目今以相示，皆刻金为字，书于玉简，题其篇目于紫微宫南轩”，表明所有这“元始旧经”的篇目名称，也就是说这份最早的“元始旧经”目录，早就铭刻在天界太玄都玉京山“紫微宫南轩”。而《太上紫微宫中金格玉书灵宝真文篇目》只是将这些“篇目”加以记录而已。因此，陆修静《灵宝经目》中的“《元始旧经紫微金格目》”，其中各部“元始旧经”的篇名，其实均出自“元始旧经”本身。至于陆修静对“元始旧经”所做的甄别和整理，一是他按照原有《太上紫微宫中金格玉书灵宝真文篇目》而去除“伪经”，而且是他将这份经目正式简称为《元始旧经紫微金格目》；二是他通过甄别，将“元始旧

① 《太平经合校》附录《太平经复文序》，第744-745页。

② [唐]王松年《仙苑编珠》卷中“天师正一干吉太平”条引，《道藏》，第11册，第32-33页。

③ 王承文《敦煌古灵宝经与晋唐道教》，第740-781页；Wang Chengwen, “The Revelation and Classification of Daoist Scriptures”, *Early Chinese Religion: The Period of Division (220-589 AD)*, Brill, Leiden, The Netherlands, Jan. 2010, pp. 775-888; 《“灵宝自然天文”与中古道教经教体系的构建》，收入《道教与星斗信仰》，济南：齐鲁书社，2014年，第79-81页。



经”各经“已出”或“未出”的情况标注出来。前面短的经典名称是“元始旧经”在太玄都紫微宫的简称，而后者则为经典的正式名称。<sup>①</sup>

小林正美先生提出“元始旧经”的作者在创作之初，实际上就拟定了《元始旧经紫微金格目》这个目录，然后又将不断完成的“元始旧经”填充进去。<sup>②</sup>我们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见解。不过，他又将《元始旧经紫微金格目》著录的《洞玄灵宝玉京山步虚经》、《洞玄灵宝自然九天生神章》、《太上无极大道自然真一五称符上经》、《太上洞玄灵宝真一劝诫法轮妙经》，看成是“天师道三洞派”创作的“仙公新经”，并认为是陆修静改动了《元始旧经紫微金格目》原有的结构。我们认为现存敦煌本《灵宝经目》保存的是《元始旧经紫微金格目》的原貌，陆修静并没有改动其原有结构。<sup>③</sup>

#### 四、敦煌本《灵宝经目》所见“元始旧经”和“新经”出世状况

##### （一）敦煌本《灵宝经目》与“元始旧经”的出世状况

陆修静《灵宝经目》将古灵宝经分为由《元始旧经紫微金格目》所著录的经典即“元始旧经”，和“葛仙公所受教戒诀要及说行业新经”即“新经”两部分。关于“元始旧经”的出世数量，陆修静称：

右《元始旧经紫微金格目》三十六卷，二十一卷已出，今分成二十三卷，十五卷未出。

意即“元始旧经”中有二十一卷已经出世，然而还有十五卷尚未出世。而古灵宝经本身对“元始旧经”并未完全出世的情况其实已有专门说明。前引唐玄宗初年史崇撰《一切道经音义妙门由起》所引《本行经》，是指《道藏》阙收的“元始旧经”《太上洞玄灵宝真文度人本行妙经》，其文称：

灵宝真文十部妙经，太上所秘，不尽传世。五岳所藏，亦多不具。龟山西室、王屋南洞，天经备足，皆万劫一开，将来故有可期之冀，但当勤心于祈请长斋，以期真至。大运之周，克得备其天仪。<sup>④</sup>

如前所述，以上“灵宝真文十部妙经”即“元始旧经”，均是由元始天尊依据《灵宝赤书五篇真文》演绎而成的。元始天尊在“上皇元年”时，将其传授给了太上大道君等神灵。而太上大道君将其秘密珍藏，并未全部传世。所谓“五岳所藏，亦多不具”，是指被封存在五岳圣山中的“灵宝真文十部妙经”版本，其实亦不完备。但是作为传说

① [日] 大渊忍尔《道教とその经典》，东京：创文社，1997年，第80页。

② [日] 小林正美著，李庆译《六朝道教史研究》，第18页。

③ 王承文《敦煌本〈灵宝经目〉与古灵宝经分类时间逻辑论考》，《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》第33辑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6年，第177-210页。

④ [唐] 史崇《一切道经音义妙门由起》，《道藏》，第24册，第733页。

中的圣地——龟山西室和王屋山的南洞，其经书却又是完备充足的，需要经过万劫之后才有可能出世。因此，修道之人惟有长斋祈请，以期待神真的降临。等到这些经书到了应当降授的劫运时代，这些经书就可以得到补充和完备。

在敦煌本《灵宝经目》之《元始旧经紫微金格目》中，陆修静标明“已出”的经典，就代表该经已经从天上降临，即已出世；但是，尚有不少经典却只列有经名，而又标明“未出”，这一点也说明了“元始旧经”的创作者在一开始就拟定了《元始旧经紫微金格目》的经名和卷数。但是，实际上却有不少并没有完成。在敦煌本《灵宝经目》中，“未出”代表尚未从天上降临，即实际上尚未出世。陆修静在《灵宝经目序》中称：“期运既至，大法方隆。但经始兴，未尽显行，十部旧目，出者三（应为“六”）分。”陆修静在《太上洞玄灵宝授度仪表》中亦称：“但正教始兴，天书宝重，大有之蕴，不尽显行。”“元始旧经”大致在公元400年左右开始问世。不过，这些“元始旧经”规模如此之大，其在同一时间完成并在同一时间披露于世的可能性比较小。近年出版的《道藏通考》也认为“元始旧经”的出世并不都是在公元400年，其中某些“元始旧经”的出世已在南朝初期。<sup>①</sup> 根据我们的相关研究，数部“元始旧经”与在公元421年翻译的佛经《华严经》有直接关系，因此，我们认为现存“元始旧经”的出世前后也经历了大约20年时间。<sup>②</sup> 至于“元始旧经”究竟是“出者三分”还是“出者六分”的问题，我们将在后面作进一步讨论。

## （二）敦煌本《灵宝经目》与“新经”的性质及其出世状况

在敦煌本《灵宝经目》中，陆修静也对“新经”以及“元始旧经”和“新经”的总体情况作了概括性说明，其文称：

……右十一卷，葛仙公所受教戒诀要及说行业新经。都合前元始〔旧经〕，新旧经见已出者，三十二卷真正之文，今为三十五卷，或为三十六卷。

陆修静将《太上洞玄灵宝五符序》等十一部“新经”概括为“葛仙公所受教戒诀要及说行业新经”。按照古灵宝经的解说，“元始旧经”早在远古“龙汉劫”时就已经存在了。而这些“新经”则都是在比较晚近的时代才出世，而且都是对“元始旧经”的进一步阐释或补充。

陆修静为什么要将全部11部“新经”概括为“葛仙公所受教戒诀要及说行业新经”呢？是因为这一类经典代表了葛玄所接受的各种“教戒”和“诀要”以及对葛玄本人“行业”的说明。陆修静对“新经”的概括也是有其现实基础的：（1）所谓“葛仙公所受教戒”即葛玄所受“教戒”，应主要是指《太上洞玄灵宝天文五符序经》、《太上消魔宝真安志智慧本愿大戒上品》两部经典。而且这两部经对此也有相关说明；

<sup>①</sup> Kristofer Schipper and Franciscus Verellen, ed., *The Taoist Canon: A Historical Companion to the Daozang*,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, 2004, pp. 215–239.

<sup>②</sup> 王承文《古灵宝经与〈大方广佛华严经〉等佛经关系考释》，《文史》2011年第3期，第63–84页。

(2) 所谓葛玄所受“诀要”，“诀要”一词即代表它们是对相关经典的注解。因为“诀”在古灵宝经中也有其特定含义。例如，《太上洞玄灵宝赤书玉诀妙经》经名中之所以有“玉诀”这一概念，是因为该经全文都是对《元始五老赤书玉篇真文天书经》的注解和补充。根据敦煌本宋文明《灵宝经义疏》记载，陆修静在编撰《灵宝经目》时，也包含有“十二部”的划分。其中第三为“玉诀”，即“玄圣所述，解释天书八会之文”。何谓“玉诀”？宋文明称：“玉诀一条，有二义。一者序理中更明理。诀者，决也。解决玉书八会之文，故曰玉诀”。所谓“诀”，就是诀窍、秘诀、妙诀，均指高明的方法。所谓“诀者，决也”，也是说为特定的疑问提供答案。诀，通“决”，决断。“诀”就是指对诸多疑难问题的裁决和定论。因此，陆修静使用“诀要”一词，说明这些“新经”是为以《灵宝赤书五篇真文》为核心的“元始旧经”提供注解和答案。与“诀要”直接相关的“新经”，主要是指《太上玉经太极隐注宝诀》、《太上洞玄灵宝真文要解上经》、《太上太极太虚上真人演太上灵宝威仪洞玄真一自然经诀上卷》、《太极真人敷灵宝斋戒威仪诸经要诀》。以上4部“新经”，从标题到内容均具有鲜明的对“元始旧经”进行注解补充的性质。特别是《太极真人敷灵宝斋戒威仪诸经要诀》，其经名中的“敷”和“诸经”的表达，就已经证明其主要内容，都是对多部专讲“灵宝斋戒威仪”的“元始旧经”作进一步阐释和发挥；<sup>①</sup> (3) 所谓葛玄所受“说行业”，则主要是指几部专门叙述太极左仙公葛玄“行业”事迹的经典。“说行业”的主体则是“太极真人”或“葛玄”本人等等。而“行业”本身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佛教概念，原指身、口、意所造作之行为。这一类经典应包括《太极左仙公请问经》上、下卷（下卷在《道藏》中称《太上洞玄灵宝本行宿缘经》）、《仙公请问本行因缘众圣难》（即《道藏》本《太上灵宝洞玄本行因缘经》）、《太极左仙公神仙本起内传》、《太极左仙公起居经》。在这几部“新经”中，太极左仙公葛玄已经是一个被高度佛教化的具有佛陀性格的神灵，与汉末三国时期作为“历史人物”的葛玄关系极小。而这一点恰恰也是其最早出现在几部“元始旧经”中的主要原因。<sup>②</sup>

此外，我们还需要对几部重要“新经”作进一步说明。刘屹博士提出，“‘新经’中的《真文要解》和《真一自然经诀》都只有上卷，《敷灵宝斋戒威仪》又只有下卷。如此，这三种经书原本应该各自至少有二卷或三卷才可分别有上卷、下卷之分，为何这份目录只把它们其中的一卷当作原初的卷数？为何不像‘元始旧经’那样注明‘已出’和‘未出’？这都是耐人寻味而现在恐怕还无法回答的问题”。<sup>③</sup>

对此，我们试以其中的“《真一自然经诀》”和“《敷灵宝斋戒威仪》”来讨论。在敦煌本《灵宝经目》中，陆修静将以上二经分别著录为“《太上太极太虚上真人演太上

① 王承文《中古道教“步虚”仪的起源与古灵宝经分类论考——以〈洞玄灵宝玉京山步虚经〉为中心的考察》，第68-90页。

② 王承文《敦煌本〈灵宝经目〉与古灵宝经分类时间逻辑论考》，第177-210页。

③ 刘屹《敦煌本“灵宝经目录”研究》，《文史》2009年第2辑，第64页。

灵宝威仪洞玄真一自然经诀》上卷”和“《太极真人敷灵宝斋戒威仪诸要解经诀》下一卷”。我们认为这种著录方式，并不必然意味着它们“各自至少有二卷或三卷”。而是表明这两部“新经”在最初实际上可以看成是一部完整经典的上、下卷。

首先，在敦煌本《灵宝经目》中，陆修静在以上两经之后又著录有“《太极左仙公请问经》上一卷”，“《仙公请问经》下一卷”。众所周知，这上下两卷既各自具有独立性，然而却又是一部完整的经典。而敦煌本《灵宝经目》对“《真一自然经诀》”和“《敷灵宝斋戒威仪》”的著录方式与此相同。

其次，《太上太极太虚上真人演太上灵宝威仪洞玄真一自然经诀》上卷和《太极真人敷灵宝斋戒威仪诸要解经诀》下一卷，两经在标题中的“灵宝威仪”和“灵宝斋戒威仪”显示了二者在核心内容上其实相通。在“新经”系列中，这两部经典一个最重要最突出的共同特点，就是它们的全部内容，都集中于阐述以《灵宝赤书五篇真文》为核心的灵宝斋法仪式，只是其侧重点不一样。《太上太极太虚上真人演太上灵宝威仪洞玄真一自然经诀》侧重于阐述《灵宝赤书五篇真文》的传授仪式，而《太极真人敷灵宝斋戒威仪诸要解经诀》则侧重于阐述以《灵宝赤书五篇真文》为核心的斋法仪式。<sup>①</sup>而这两部“新经”实际上都有对《元始五老赤书玉篇真文天书经》等“元始旧经”的直接征引。例如，《太极真人敷灵宝斋戒威仪诸经要诀》的开篇称太极真人曰：

《灵宝经》有大法，正月、三月、五月、七月、九月、十一月，是岁六斋月。

一日、八日、十四日、十五日、十八日、二十三日、二十四日、二十八日、二十九日、三十日，名为月十斋。<sup>②</sup>

以上所谓“《灵宝经》有大法”，显然是指一部特定的而且更早出世的“元始旧经”。而“元始旧经”中《元始五老赤书玉篇真文天书经》有对“岁六斋”和“月十斋”等的专门论述。<sup>③</sup>又如，敦煌文书P.2403号《灵宝威仪经诀上》即《太上太极太虚上真人演太上灵宝威仪洞玄真一自然经诀上卷》称：

道言：《灵宝真文》中，岁有六斋：正月、三月、五月、七月、九月、十一月；月有十斋：一日、八日、十〔四日、十五日、十八日、二十三日、二十四日、二十八日、二十九日、三十日〕。

以上“《灵宝真文》中”显然不是指秘咒文性质的《灵宝赤书五篇真文》，而是指包含有《灵宝赤书五篇真文》的《元始五老赤书玉篇真文天书经》。因此，以上两部“新经”的出世，应该是在《元始五老赤书玉篇真文天书经》等“元始旧经”之后。对于

① 王承文《敦煌本〈灵宝经目〉与古灵宝经的分类及其内在关系考释——以〈灵宝五篇真文〉与〈道德经〉的关系为中心》，《敦煌学辑刊》2012年第3期，第42-60页。

② 《太极真人敷灵宝斋戒威仪诸经要诀》，《道藏》，第9册，第867页。

③ 《元始五老赤书玉篇真文天书经》卷中、卷下，《道藏》，第1册，第793-796页；《洞玄灵宝长夜之府九幽玉匮明真科》也有相关内容（《道藏》，第34册，第384页）。

“元始旧经”和“新经”出世的先后问题，我们已有专门讨论。<sup>①</sup>

最后，唐代道教类书的相关征引也证明了“《真一自然经诀》”和“《敷灵宝斋戒威仪》”可以看成是一部完整的经典。例如，《太极真人敷灵宝斋戒威仪诸经要诀》称：

太极真人曰：“夫感天地，致群神，通仙道，洞至真，解积世罪，灭凶咎，却冤家，修盛德，治疾病，济一切物，莫近乎斋静转经者也。古闻其言，今希见其人矣。”<sup>②</sup>

而唐代朱法满《要修科仪戒律钞》卷八《法师钞》所引《自然诀下》曰：

夫感天地，致群神，通仙道，洞至真，解积世罪，灭凶咎，却怨家，修盛德，治疾病，济一切物，莫近乎斋。<sup>③</sup>

所谓“《自然诀》”，一般都是指《太上太极太虚上真人演太上灵宝真一自然经诀》。而以上所引“《自然诀下》”的内容与《太极真人敷灵宝斋戒威仪诸经要诀》完全相同。恰恰说明直到唐朝，《太上太极太虚上真人演太上灵宝威仪洞玄真一自然经诀上卷》一卷，与《太极真人敷灵宝斋戒威仪诸要解经诀下》一卷，也仍然可以看成是一部完整古灵宝经“新经”的上、下卷。而敦煌文书 S. 2337 号《三洞奉道科诫仪范》之《灵宝中盟经目》著录有“《太上洞玄灵宝自然经》上一卷”和“《太上洞玄灵宝敷斋威仪经》一卷”。<sup>④</sup>也说明两经之间上下卷的关系已开始变得模糊。

此外，值得注意还有“新经”之首的《太上洞玄灵宝天文五符序经》。该经不同的分卷方法对于“新经”乃至所有古灵宝经的数量都有直接影响。“新经”原是 11 卷。敦煌本《灵宝经目》称“《太上洞玄灵宝天文五符序经》一卷”，接着又称“仙公在世时所得本，是分为二卷，今人或作三卷”，是说早在葛玄时代，该经即有一卷本存在。而在陆修静之前，该经已有二卷本存在。在陆修静之时，这部经又被分成了三卷。如果该经被分为二卷，则“新经”总数应为 12 卷。如果该经分为三卷，则“新经”实际上为 13 卷。至于这部经典被一分为三的原因，我们认为除了这部经典本身篇幅较大之外，很可能还与灵宝经的信奉者们内心所尊崇的“三十六卷”观念有关。因为“元始旧经”即已确立“三十六卷”的神圣观念。而将《太上洞玄灵宝天文五符序经》分为 3 卷，那么，《灵宝经目》中“已出”并分为 23 卷的“元始旧经”，再加上分为 13 卷的“新经”，则又重新构成了具有神圣意义的所有“已出”古灵宝经“三十六卷”。

① 王承文《敦煌古灵宝经与晋唐道教》，第 99—107 页；王承文《古灵宝经“元始旧经”和“新经”出世先后考释——兼对刘屹博士系列质疑的答复》，《中山大学学报》2013 年第 2 期，第 77—94 页。近年，王皓月博士以“元始旧经”主要是“刘宋天师道士陆修静”创作完成的这样一个结论作为前提，也提出“元始旧经”大量参照了“新经”（见王皓月《再论〈灵宝经〉之中‘元始旧经’的含义》，《世界宗教研究》2014 年第 2 期，第 85—90 页）。不过，目前没有资料能够真正证明陆修静直接参与了“元始旧经”的创作。

② 《太极真人敷灵宝斋戒威仪诸经要诀》，《道藏》，第 9 册，第 870 页。

③ [唐]朱法满《要修科仪戒律钞》卷 8《法师钞》引《自然诀下》，《道藏》，第 6 册，第 956 页。

④ 又见《洞玄灵宝三洞奉道科戒营始》卷 4《灵宝中盟经目》，《道藏》，第 24 册，第 758 页。